



女海員

代琇 庄辛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女海員

代琇庄辛著

王白水繪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女 海 員

代 秀 庄 辛 著

王白水繪圖 楊文义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文6019 (高)

开本787×1092耗1/28 印張1 11/14 字数28000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000 定价(3)0.12元

目 次

一	避碰·····	1
二	写了封信給党·····	5
三	船上来了个姑娘·····	14
四	学做个真正的水手·····	26
五	測驗沒有及格·····	32
六	“近海航行正式駕駛員”·····	41

— 避 碰

夜越来越深，船离海岸也越来越远。海岸渔村点点的灯光飞速地移退到船后。天上沒有星，也沒有月亮，海和天一样黑。海风不停地呼啸着。这时候，一艘从宁波开往上海的海輪——“民主三号”，正冲破汹涌澎湃的海濤在杭州灣海面前进。

海浪順着风势，一层一层地冲击着船舷，发出“嘩，嘩”的嘯声，激起更大的波濤，使不习惯于航海的人听了感到有点害怕。旅客們象是睡在一个巨大的搖籃里。大部分人都躺下睡了，只有一些晕船的旅客，在那儿呻吟着，发出“哎，哎”的声音……

这时候，在駕駛室里指揮着海船航行的，是一个二十剛出头的青年姑娘——孔庆芬。她高高的个子。髮辮上扎着紅蝴蝶結，瘦長的臉孔，显得严肃而坚定。她定神注視着黑茫茫的远方，有时发出一声舵令。在孔庆芬的身后站着两个老舵工，前面坐着一个头髮花白、随着“民主三号”由長江航綫轉到海上来的老領江。这时，他正用他那嵌在許多皺紋里的双眼，注視着海洋。

这一夜，据气象台观测，会有风暴，因此孔庆芬更集中思想注视着前方，观察着海的变化。海面黑茫茫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“民主三号”象按着波浪的节拍在破浪前进。

“谢天谢地，船快出杭州湾了。”老领江喃喃自语着。孔庆芬理了理自己的辫子，她感到一阵轻松。但突然她发现远远的海面上，一前一后飘着两盏绿灯（航船右边的信号灯）。

“有船！”她赶快把自己的双手从颈子边放下来，轻轻地喊了一声。

“什么船？”驾驶室里四个人都惊讶着。“向南开的机帆船。”他们立刻下了判断。

出现在“民主三号”左前方的是两艘几百吨重的机帆船，当他们发现“民主三号”左边的红信号灯以后，很快向左转了个航向。因为他们眼看要想从“民主三号”的前面超越过去已经来不及了。

当“民主三号”的驾驶室看到对方的红绿灯后，人们都震动了一下。红绿灯同时出现在面前，那就是说对方是从正前方迎面驶来。这千钧一髮的时候，使孔庆芬的精神振奋起来，刚才的一点点倦意立即消散了。船长也正在这紧急的关头赶到驾驶室。

“呜——”，在静寂的夜空中，汽笛压倒了波涛的响声发出了长鸣。这时孔庆芬看见了迎面来船的桅杆。船越来越靠近了，孔庆芬的心乱跳着，她咬了咬牙强压下自己紧张的神经。就在这时，船长发出了“向右”的舵令。

这时候，就象人們走路时常常碰到的情况一样，有时你想讓对方从左边过去轉向右方，可对方也想讓你从左边过去，但当你迅速折向左方时，对方也同时轉向左方，結果碰个滿怀。現在，“民主三号”与机帆船正是这样。“民主三号”只得根据机帆船的航向作出避碰的措施。眼看着，机帆船左右不定，船長又立即叫出“向左”的舵令。这样一右一左反复扳舵，使“民主三号”仍然航行在一条固定的航道上，机帆船終于从左舷滑过去了。大海輪的风浪冲击着，把它顛得象个不倒翁一样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老領江大声地松了口气。可不是么？当机帆船迎面駛来的当儿，老領江緊張得把自己头上的八角帽也推到后腦勺上去了，孔庆芬眼望着机帆船滑过，从衣袋里掏出手巾揩去了鼻尖上冒出的冷汗。

小孔鎮定的神态，使人感动，老領江对她也点头称贊起来了：

“小孔！我在海上几十年，碰到这样胡涂的对手，却还是头一遭哩！”

由于剛才过分的緊張，她从駕駛室下班出来，回到自己小房間，身体感到劳累得不得了。但她的腦子却靜不下来，她想着剛才的避碰，她想起了老領江对她的第一次的贊許……是啊，小孔是經受得住連老領江几十年行船也难得碰到的紧急情况的考驗，她真正是一个海輪駕駛員了！

她又是惊、又是喜，她越想越睡不着，于是她走出了小房間，



跑到甲板上，早晨的海风卷刮着，昨夜的风暴掠过去了。这时的海面上看来是平平静静的，举眼望去，晨雾和浊黄的东海的波濤连成一片，分不出哪里是海哪里是天空。近处，波浪一层一层地推滚而来，波濤的山峰一个接着一个，海浪冲打在船舷上，激起“嘩，嘩”的响声……

火紅的太阳从海輪的右舷升起了，一眼望去，海水象鍍了金一样鑲上金黃色，发出夺目的金光。

“民主三号”的旅客們醒来了，人們呼吸着沁冷的清新的空气，抖去了一身的困倦，重新开始一天的生活。有些在夜里暈船嘔吐的乘客，也因为新的一天的来临，精神稍为振作起来了。人們怎么会想到，在剛剛逝去的昨夜，“民主三号”曾經象做一場惡夢一样跟死亡作过激烈的斗争呢？人們欢笑着，高声地談着話，有的津津有味地吃着早点……

二 写了封信給党

1948年的秋天，正是江南的枫叶上霜的季节，天津解放了，刚刚初中毕业的16岁的孔庆芬，加入革命大家庭，当了天津航政局的打字員。

当打字員，这不是孔庆芬的志願。从小她讀書的那个小学校旁边有一个飞机修理工厂，孔庆芬早就立下志願，要当一个飛行員。現在她进了航政局，很快就改变了主意，她打算当一个輪船駕駛員了。我們国家从来就沒有过女的輪船駕駛員，可孔庆芬并不理会这些，她要做新中国第一个海船的女駕駛員。

当天津航政局改为海运局，調动孔庆芬的工作时，她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可是，一次又一次地都沒有成功，最后被調到天津做港务监督工作。

当了监督員，她仍然要求上船做海員。人們都在笑她，因为連航务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在陆上坐办公室，而她，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姑娘，却想去做她完全不会做的工作。

“女人做港务监督工作已經是少見的嘍，你还想上船？”她听到人們这样回答她。

她想，他們只会用一种眼光看人，以为她是为了出风头才要求做海員的。想出风头为什么不在陆地上，偏偏要在狂风巨浪的海洋上？难道願意去干別的女人沒有做过的工作，願意跟风

浪搏斗，过充滿战斗气息的生活，就是出风头嗎？过去沒人干过的事，难道我就不能干嗎？梁軍不是学开拖拉机，田桂英不是学开火車？难道我就不能当个海上駕駛員？……她一次又一次思索着，感到很大的苦惱。每当她想起这些，連最爱看的小說“鋼鐵是怎样煉成的”也看不下去。一張旧書籤往往不小心会从書里飄落下来，她撿起書籤，注視着書籤正面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照片。注視着書籤的背面，印着他著名的語言：

“……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渡过的：当他回首往事时……”

这火热的語言，她已經念到过不止十次，它每次都燒灼着她，使她心里充滿力量，充滿生活的幻想……

人們都知道孔庆芬要当海員，人們一看見她，禁不住就要嘖嘖細語，象是責备又象是关怀似的講起她，但她什么也沒有隱瞞，她是个口爽心直的人，不接受人家的訕笑，也不願接受別人廉价的同情。

想当海員是一回事，搞好自己負責的工作又是一回事。孔庆芬心里尽管翻騰着，盼望着要到海上去，可她在海运局做打字員也好，做文書也好，現在搞港务监督工作也好，她一直是手灵脚快，把工作做得妥妥貼貼的。

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的前些天，她意外地接到一份邀請她参加紀念大会的通知。这些日子，她思想上正翻騰的厉害，正渴望着有誰能指引她該怎样安排自己。

开完大会跑出会场，一股刺人的冷风直往她身上扑来，她灼热的心情燃得更旺了。她把围巾裹得紧些，边走着边问着自己：

“刚才主席不是說新中国应该有女海员嗎？对，那就是我。”

想到这里她自己感到好笑。她深深感到这个大会就是支持她当女海员的大会，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支持她，鼓励她当一个女海员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领导上通知她应该经常到船上去，跟进口的船只打交道。这是一件平常的事，许许多多港务监督都是这样做的，可对于孔庆芬却象被人邀去参加国庆节观礼一样，兴奋得一夜没睡好。

躺在床上，她想着明天自己将要到从秦皇岛开来的大海轮“湖南号”上去，打算把它仔仔细细地看个够，摸摸这个也摸摸那个，船上的什么东西都不轻易放过……想着，想着，她再也不想睡了。躺在床上，她感到身体蜷曲起来不舒服，伸直来也不自在，翻过来翻过去，把个小铁床弄得吱吱直响。夜深人静，她怕吵醒别人，急忙把身体缩紧，哪知道由于用力过猛，反把床下一根快要折断的铁条压断了。“啪叭”一声，孔庆芬的小床跌落在地板上，把隔壁值夜班刚回来的电话员吓了一跳，赶忙跑过去看究竟。孔庆芬爬了起来，又羞又好笑，她没有跟人家说别的，只说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第二天她醒来已经很迟，夹起那本自己喜爱的“钢铁是怎样

煉成的”就往办公室跑。跑沒多远，她想起時間不早，就連忙改道一口气奔到碼頭上。还好，昨天約好的几个同伴也剛到碼頭上，孔庆芬便跟着她們乘着“湖南号”放下来的小艇，开到泊在江心的船边。江水激蕩着，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向小艇打来，人坐在上面，象在蕩秋千，別人习惯了登船的动作，不消兩分鐘就从搖摆不定的小艇沿着軟軟的棕繩舷梯爬上“湖南号”去了。可对于孔庆芬，这一切都是新鮮的啊。她費了好大勁才抓住了軟梯——这是兩根茶杯粗的棕繩，上面嵌着一格格的小木条，人們就循着它一級一級的爬上去。天啊，怎么上去呢？它会不会断呀？一晃一晃的怎么才抓得住它呀？要是爬到一半，一个不小心掉了下来可怎么办？……这些問題都在孔庆芬的腦子里盤旋，象小虫一样在爬，弄得她头皮都发麻。再看自己冻得紅腫的双手，感到有点僵硬不听使喚……不上去吧，人家已經上去了，而且上去不是为了玩要是为了工作呀！再說，連爬繩梯都害怕，夢想当海員豈不讓人笑掉牙？……

海关的同志已經从“湖南号”上伸出头来望着她了，她只好咬咬嘴唇，眼睛朝上瞪着，一蹬一蹬地往上爬。波浪好象故意跟她过不去，越发晃蕩得凶了，她只好忍着，一口气爬到兩人高的地方，朝上一望，还有大半段，不由得心更急了。怎么办？上去，还是下去。低头一看，呀，不得了，小艇、波浪、……象瘋了似的在脚下搖晃，使人暈眩起来，可不能放手呀！她猛的提醒自己，赶快抬起头——这样舒服一些，吸口气再往上爬，爬，爬，……多長

的梯子呀，她終於爬到甲板旁邊了，水手們把她拉到了船上。

船上是个多好的地方！高大的吊杆、起重架，船艙象蜂巢一样叠架着，水手們有說有笑，人們都忙碌着工作……这里是一个另外的世界。这里的一切，对孔庆芬都是新鮮和富有吸引力的。

她兴奋得象一个突然得到一份自己最心爱的礼物的小姑娘，快乐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摆。她最感兴趣的是駕駛室，……站在駕駛室里，整艘“湖南号”都象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样，江上的波浪、小艇、浮标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不象剛才爬軟梯的时候那样可怕了。

海輪“湖南号”的进港手續办好了，孔庆芬微微顫抖的手把港务监督的图章盖在通行証上之后，她跟着海关的同志会見了“湖南号”的英籍老船長。

船長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和善的老人。他的一生有几十年是在中国渡过的，他亲眼見着中国人民的苦难，也亲眼見到中国人民翻身作了主人。他爱中国，他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。有人告訴过孔庆芬，老船長还有毛主席的象，每逢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，船長室就挂着毛主席象。

“孔同志，航海是一樁了不起的事业。你們中国應該发展自己的航海事业，自己造船，自己駕駛輪船，航行全世界……”老船長操着熟練的中国話对孔庆芬說。

船長送他們上岸的时候，孔庆芬順道看了看貨艙。呀，那是个多神奇的地方呀！順着一條狹長的鉄梯看下去，一层、兩层、

三层、……滿堆着数不清的貨物，貨輪就象一座四五层楼高的大厦一样！駕駛着这样大的船在海上航行，那是多好，多有意义的工作呀……

她想着想着，恨不得自己馬上就成了輪船駕駛員。

孔庆芬心里想的可多哩，她参观了“湖南号”、“湖北号”、“春生号”……許多船只之后，她的决心算是釘在鉄板上敲定了。她听別人說“航海就是高級数学”，于是她背着人开始自修“三角”了。她准备了一个小本子，每次上船去，东問問西問問，她把問到的东西都一五一十地記在小本子上。

一次生兩次熟，孔庆芬跑过許多輪船以后，她对船开始熟悉起来，对船上的人也开始熟习起来了。

有一次，孔庆芬跟四个航务学校的实习生見到“湖南号”的英国老船長，这个在英国“太古輪船公司”服务了几十年的老人憤怒地告訴他們說：

“我不久就要回国去了，因为英国認為我同情‘共产党中国’，要解除我的职务。”

这是个多和藹的老人呵，金黃的須髮在海风中飄动，微笑总不离开他多皺的臉孔。

当老人知道孔庆芬也想当海員的时候，他兴奋得不得了，他說：

“英国是‘海上霸王’，但是英国就沒有一个女海員。希望你成为新中国的女海員！”

老人說了，便把他最珍貴的一套航海的書指名送給孔庆芬，連他喜愛的口琴和核桃那樣大的水晶玻璃球也送了給她。

老人的舉動深深地打動了孔庆芬的心。孔庆芬用手輕輕地撫摸着老人送的原版航海書籍，久久地躺在床上不能入睡。越多上船，孔庆芬對船的感情也就越發濃厚起來了，可她怎麼辦呢？找科長談，談過了，一點希望都沒有，反惹人笑話。直接找港務監督談吧，要是他給自己扣上一頂“個人主義”“好出風頭”的大帽子怎麼辦？不！不怕，扣就扣吧，反正我是想上船。

她走到港務監督辦公室門口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人們都回家睡覺去了。到港務監督家里去吧，可誰知道他高興不高興接見你呢？……

她這樣想那樣想，就是想不出一個辦法來。她在門口鐵欄杆上靠了一陣子，腿感到一陣痠痛。

躺在床上，她想起了團支部書記。

“不行。”孔庆芬對自己說。

團支部書記是個“老青年”，他不懂得青年的思想，青年的感情，他對於提意見的人，想上船的人，希望去開發大西北的人，都有意見，說他們是“個人主義”，他希望每個人都象他那樣，安安稳穩地坐在椅子上，一動也不動。不，不能去找他。孔庆芬想起團支部書記的時候，就好像看見他那副不以為然的神氣，心里冷下去，不知不覺地睡着了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孔庆芬一天天苦悶起來。她從報上、書本

上看到祖国建設一日千里的情景，深深地激动着她，田桂英、梁軍、郭俊卿、赵桂蘭的英雄事迹一次又一次地使她向往，她想：

“今天，我們有什么事不能做到，有什么理想不能实现呢？”

她时常盤問着自己！我这要求，想法，是不是錯了昵？不！她想：

“要是所有的人都‘安份守己’什么願望什么理想都沒有，什么新的东西都不願意去做，那我們的革命又怎么会成功的呢？”

她越想越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可就是誰能支持她的要求——实现自己的願望呢？她不知道。

在这些日子里，她一边暗自自修着“三角”，用小本子記着船上所看到的一切，她一边注意着报纸上的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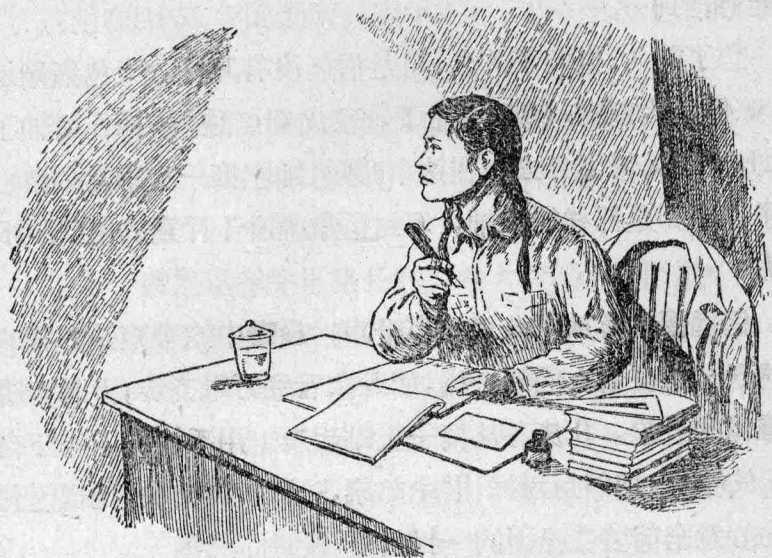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她在报上看到別人写信給毛主席致敬的消息，于是在她腦子里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給毛主席写信。

“不，”她想，“毛主席这么忙，他老人家工作那么多……”于是她沮丧起来了。

“有了。”又一个念头閃了过去。“写信給党，党是最关心我們妇女的，有什么事不能讓党知道，跟党談呢？”她忽的高兴起来了。

想到这里，她簡直要拍手跳起来，她三脚兩步跑回宿舍，扭开电灯，立定决心給中共中央华北局書記刘瀾濤同志写封信。

“刘瀾濤同志”她在洁白的信紙上写了这么几个字，她觉得不滿意，換了一張信紙：



“敬爱的刘澜涛同志”她重新写下这一行。可是，下面怎样写，她心里乱得很，脑子热沉沉的，好象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
她坐立不安地翻腾着，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小时候在小学读书，老师每次都给她的作文簿批上“文章通顺”几个红字，可是现在她连一封信都没法写下去。

在孔庆芬的脑海里，这时候想起了多少的事情呵。她想着自己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，一个没有什么专长的普通女孩子，爸爸是个邮工，妈妈是个小学教师，她也想起了“湖南号”英国船长和他送的書，……她想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：打字员、文书、港务监督干部……要是没有党，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是呀，要不是党的培养，孔庆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誰